

序

談錫永

近年港台兩地學密宗忽然成爲風氣，亦不但這兩地，甚至連大陸亦有人輾轉來信給筆者，表示有興趣學密，至於海外華人對密乘的嚮往，其熱烈程度更令人吃驚。只可惜，密乘本身卻沒有足夠的具德上師提供給信眾。

西藏喇嘛對漢人傳法，有語言的隔膜，亦缺乏完整的漢文儀軌。連儀軌都不足，當然更談不上對信眾講解顯密的異同，以及密法修持的見地；亦不是沒有漢人上師，甚至連漢文儀軌都不缺乏，可是宗義見地、密法源流等等，亦等同人云亦云。如今有些漢文著述，用的還是三十年代的資料，這樣，對密宗有興趣的人，根本便無法滿足需要。

於是，有些號稱爲專門研究西藏密宗的人，著書立說，竟然抄襲日本人五六十年前的文章，說日本人學的是「純密」。西藏所傳的卻是「左道密」。爲甚麼稱爲「左道」呢？因爲那是在西元七世紀時，學印度教的性力派（Sakta），飲酒、食魚、食肉、期待性交，然後男女雜交。

如果西藏所傳的無上密真的這樣修持，那何只是「左道」，簡直是邪教。但這種說法卻一直無人出來澄清，於是誹謗之言便輾轉相傳，首先由一位台灣法師抄日本人的說法，然後慢慢影響到大陸，再轉過來，台灣的佛教機構卻出版大陸一些人寫的書，於是這說法又傳到海外，真的是一犬吠影，百犬吠聲，彼此附和便成爲一片熱鬧的誹謗。

筆者近年應《華僑日報》之邀，闢專欄談佛談密談術，這裏所收集的，即是其中的一組文字，採取閒談的方式，討論一些關於密宗的問題。因爲是報紙副刊的小專欄，因此亦不可能用寫學術論文的方式來寫。但這樣做卻亦有好處，那就是真的能如閒話家常，娓娓而談，談時好像彼此捧着一盞茶，歪在沙發上，省掉正襟危坐的拘謹。對於初學密乘的人來說，這種方式或者反更容易接受。

但形式雖然隨便，內容卻很嚴肅，裏頭說的，都是筆者近幾年建立的觀點——無上瑜伽密的源流甚早，無文字傳播的時期，可說與釋迦同時，有文字的時期，則在西元一世紀頃。因此說無上密學西元七世紀的性力派，根本站不住腳。

整個密乘續部的發展，由上而下，絕非如一些學者的說法，說是先成立了下三部密，然後才受印度教的影響，成立無上密，我們有證據可以說，先有無上密，然後爲了隨順世間，才有下三部密的建立。甚至無上密中，一開頭有的是大圓滿，然後才分出生起次第與圓滿次第。這由上向下的建立，非泛泛研究密乘的人所能知曉。

西藏密宗甯瑪派（紅教）有一些觀點，跟如今流行的格魯派（黃教）不同，而甯

瑪派的觀點則源自印度，當年宗喀巴否定這些觀點，有他的歷史原因，但卻未必正確。

收集在這裏的文章，所談的正圍繞着這幾個話題，可以說，在此以前，未見中外文獻有這樣的觀點。筆者所編譯的《甯瑪派叢書》，分見部與修部，即屬嚴謹的學術整理工作，本書或可作為先導。

至於筆者所提到的觀點，則希望讀者賜教，尤熱烈期待佛家顯密學者的批評。